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我的回憶
劉峙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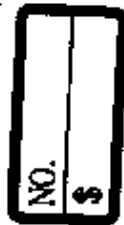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133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六五九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劉峙著

我的回憶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自序

余行年七十有四，回首前塵，難免有「浮生若夢」之感。歌德說：「無用的生命祇是早的死亡」；的確，沒有更大的悲劇，甚於浪費的生命。

年歲不會製造聖人，祇會製造老人；我這一生，雖然人很平凡，但遭遇却不平凡！究竟我自己是不是浪費了生命？對國家是收入還是支出？我想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當然，這不是計較毀譽，然而，不能不對後世作一個清楚的交代；我對得起國家，我對得起領袖，我對得起祖先，沒有使鄉賢文信公受到玷辱！

一個人人生於這個時代，生於這個國家，究竟是幸與不幸？這是可能引起爭論的問題，無論別人怎樣看法，我個人總認為是幸運的。我生於異族統治下的中國，曾參與武昌起義，嗣後追隨領袖蔣公東征北伐，終於統一全國，八年抗戰，國家從危亡的邊緣而躋於五強之列，作為一個革命軍人，祇要曾經盡其應盡的職責，就自然會產生一個壯志已酬的快慰。有人說：「戡亂失敗，大陸沉淪，對於這些過去的事蹟應一筆勾銷。」我無意對這種看法的正確與否作說明，在這裏提出討論；但我必須指出：歷史不能躍進，革命是要一步一步走完它的里程，譬如：「農夫將麥粒撒在土裏，正是為它明天的新生。」這與某一個

人的應否予以揚棄無關。假如我們提倡「一筆勾銷」主義，則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何況，革命歷程中的某一個人，他祇能完成他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歷史使命，正如革命歷史中的許多先烈一樣，他們不能得到終局，祇能望見路程。

大陸戡亂軍事的失敗，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抗戰勝利之後，革命的目標是行憲，即革命成功，還政於民，正好中了共產匪黨的奸計，解除了我們的思想武裝，瓦解了全國軍民的鬪志。何況，共產黨又不是滿清、軍閥、日寇可比，最初以有政治意識與革命精神的戰鬥體，可以推翻滿清，打倒軍閥，擊敗日寇；最後，大家自私自利，鉤心鬪角，後方的社會經濟崩潰，前方的戡亂軍事失敗？互為因果，互相影響，大勢所趨，此其間任何個人的作為都有限。當然，我至少要負一部份軍事上的責任。

嘗讀唐史：「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每掩卷慨嘆。然而李林甫最後所獲得的，乃是削爵剖棺。而國家所遭受的，則是「天下大亂」。可見雖承平之世，假如大家不以國家為重，祇圖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也會製造敵人，動搖國本。而這次大陸失敗的教訓，更為慘痛與殘酷。

我寫這本「我的回憶」，僅就現有資料與記憶所及，稍加整理，本意是想為自己「結帳」，別無其他目的與作用。事實上，沒有寫的比寫了的多，我對於古人所謂「立德，立

功，立言」，可云一無是處，但是這一本真實的紀錄，前六章是我領軍爲政之片段實錄，功過是非，自有後之來者去評論；後二章是我旅居南洋及遊美所記，聊作紀念云耳。

吉安經扶劉峙述於臺灣省臺中市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二月

我的回憶目錄

自序

- 第一、從孤苦貧困中堅強起來……………一
- 一、進不要錢的學校……………一
- 二、辛亥革命中挨餓……………二
- 三、想參加二次革命……………四
- 四、東北軍隊與間諜……………五
- 五、成爲保定軍官生……………七
- 第二、歷練、摸索、碰壁……………九
- 一、我第一次任連長……………九
- 二、林虎部隊的腐敗……………一一
- 三、同事變成了敵人……………一二
- 四、河源一戰竟揚名……………一三
- 五、副團長當作副官……………一四
- 六、向敵人要求補給……………一五

七、忍痛由江西轉進·····	一七
八、又一次死裏逃生·····	一八
第三、在曙光中踏上革命事業的征途·····	二〇
一、黃埔軍校任教官·····	二〇
二、棉湖之役的奇蹟·····	二八
三、回師廣州與二次東征·····	三三
四、由廣州出師北伐·····	三七
五、又一次攻堅教訓·····	四〇
六、敵人也同時退却·····	四三
七、得罪俄國顧問·····	四六
八、偶一回顧與前瞻·····	五〇
第四、北伐、平亂、主政·····	五五
一、龍潭的混戰殲敵·····	五五
二、第二次渡江北伐·····	六〇
三、沿江西征到武漢·····	六六
四、第一次討馮之役·····	七一

五、一舉殲滅唐生智部	七五
六、中原大戰的開始	八二
七、隴海主力的激戰	九一
八、津浦一戰定大局	九七
九、轉戰平漢將敵肅清	一〇六
十、奉命主持豫政	一一六
第五、平亂、抗日、剿匪之戰無役不從	一二六
一、討石與豫南剿匪	一二六
二、西安事變的解決	一三二
三、保定抗日戰事失利	一四三
四、衛戍重慶整六年	一四九
五、澈底消滅李先念匪部	一五七
六、義不容辭跳火坑	一六二
七、徐蚌作戰的檢討	一七一
第六、反省、感慨、期待	一七六
一、前思後想是誰之過	一七六

- 二、無可推卸的責任……………一七八
- 三、大陸失敗的感慨……………一八一
- 第七、南旅、見聞、返台……………一八四
- 一、離開香港寄居茂物……………一八四
- 二、擔任教職與匪鬪爭……………一九一
- 三、藉旅行連絡僑胞……………一九七
- 四、東爪哇的風光……………二〇六
- 五、蘇門答臘之遊……………二一八
- 六、奉召返國過曼谷……………二三一
- 第八、壯遊、觀感、悲傷……………二五四
- 一、壯遊以遂平生願……………二五四
- 二、行抵美國的門戶……………二六五
- 三、到達世界的首都……………二七五
- 四、建國史短古蹟少……………二八一
- 五、遊波士頓和華府……………二九一
- 六、歸途遊覽的城市……………三〇一

第一 從孤苦貧困中堅強起來

社會永遠是一所角力場，觀眾絕不會替失敗的人鼓掌。

我自小就常這樣想：凡沒有成熟的果實，總是有苦味的。

在民國五年五月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以前，孤苦與貧困對我太殘酷了，但也因此促使我更加堅忍與自強。

莎士比亞說：「愁困沒有醫藥，惟希望可以治療。」我認為避免失敗的最好辦法，就是下定決心，獲致成功。

一、進不要錢的學校

我於襁褓時失怙，賴叔祖進寬公撫養。因為貧窮，纔知道知識也是要花錢買的，所以讀書更加倍努力，常得到塾師的賞識。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我十四歲，蒙塾師辰谿劉部荃先生的愛護，獲得一個意外的機會，隨他一個朋友黃先生，東渡日本求學。到東京纔一個星期，因為那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會，清廷深恐中國留日學生受到感染，指使駐日使館要求日本政府取締中國留學生，我也被迫返回我的故鄉江西吉安。在當時我幼稚的心靈上，受到莫大的

刺激，使我深切的體會到，幸運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不會輕易而慷慨的給予我們。

成功的人心中常存目標，一般的人心中則常存願望。

吉安人在外面的多是經商，所以鄉人不太願意接受新的教育，而當時的新學堂，如法政專門之類，也是有錢人子弟求官的捷徑。我因為在日本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學說的啓發，和讀革命先烈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的感動，產生了另外一種不成熟的想法，就是衝出去，衝破官與利的兩道藩籬。而表現在言語行動方面的，是常於大眾之前，高談排滿、革命、和剪髮，旨在引起鄉人注目。這種言行，在當時是有危險的，但不冒危險，是衝不出去的。

在吉安天主教堂所辦之西學堂學習英文不久，因膏火不濟，正痛苦徬徨的時候，適清廷創辦新軍，令各省開辦陸軍小學，聽說非但不要學費和膳費，而且還有津貼，這正符合我投筆從戎，參加革命的志願。遂毅然前往湖南，參加投考的行列，這次三千多個考生，只取了九十餘名。我僥倖被錄取了，而且名列前茅，進入了陸軍小學第三期肄業，這是民前五年（一九〇七），我纔十六歲。

二、辛亥革命中挨餓

在湖南省陸軍小學第三期肄業時，我是唯一的一個外省人，同學中不乏年少好弄之

輩，再加上地域觀念，使我難免處處遭受岐視。在這三年多當中，我特別注重修養，對於進德、修業、交友、處世，衡古準今，摘爲語錄，以自警惕。認爲渾厚容物，自有好處，泰山不擇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棄細流，故能成其大。古今以來，能辦大事的人，莫不有一種渾容氣象。顏子犯而不校，所以見稱於聖門。一個人不可以只看見別人的過失，而忘記了自己的缺點。當時我爲自勵，故自號「渾容軒」，旨在隨時不忘渾厚容物。

民前一年（一九一一），本應在春季升學到武昌南湖的陸軍第三中學第三期，因爲在學校的第一期同學還沒有離校，所以延遲到陰曆七月間，纔束裝就道，而入校肄業。到陰曆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的清晨，忽聞武昌城內砲聲甚烈，許多同學交頭接耳，不曉得談論什麼，有人叫伙子（校工），伙子不予理會，其中個性比較強的還說：「現在革命了，大家平等，誰也不侍候誰。」我詳細探問，纔曉得武昌城裏，革命起義了。

排滿、革命，是我夢寐以求的事，如今竟於一夜之間，由希望而變成了事實，使我興奮得連一點小病都好了。

可是，高興得太早了，九點鐘的時候，有第二期的湖南同學雷洪，率領一班武裝士兵，左臂纏了白布，自稱爲革命軍，來到學校宣佈武昌起義的經過。當時校長李鐘岳和教職員們，早已逃走了，學校沒有人管理，雷洪當時就下命令，集合二、三期的同學，編成隊伍，指定負責人率領到中和門（後改起義門），上楚望臺軍械庫領子彈，再到革命軍總

機關的湖北諮議局擔任守衛。沿途看到被殺的男女婦孺甚多，心中頗不以爲然。但這時黎元洪還沒有出面，一切由不懂軍事的諮議局長湯化龍主持，秩序大亂，甚至我們擔任守衛革命總機關的同學，也都得不到飯吃。回到學校，亦是空空如也。從事革命工作，有時是要忍饑挨餓的。我不得已於陰曆九月初一歷盡艱苦奔回長沙，適湖南宣佈獨立，領導人焦達峰引會黨佔據要津，大肆搶掠，長沙居民紛紛逃難，我又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家鄉了。

三、想參加二次革命

從湖南返鄉後，江西亦跟着起義了，在起義的時候，吉安的「三點會」和南昌的會黨聯成一氣，地方騷然，適歐陽武回吉安組織民團，地方士紳推舉我擔任民團的排長，我因見其雜亂無章，不願與之爲伍，乃堅辭不就，與幾位朋友去到南昌。在南昌街頭見有招考憲兵的佈告，規定陸軍中學與陸軍小學的學生可以報考，因爲彼時憲兵很受社會尊重，我有一個知交何士翹，原是法政學堂的學生，他亦在當憲兵。我一方面受朋友的慫恿和鼓勵，一方面自己也認爲將來陸軍中學畢業之後，仍是要入伍，不如趁此機會先進去歷練，於是報名投考，幸被錄取。當了一個月憲兵，見報上載有武昌招待處通告，陸軍中學召集學生續學的啓事，乃回到武昌會集各省同學，於民國元年的七月間，到北平附近的清河鎮入陸軍第一預備學校。吃過了許多苦之後，又得到繼續學習軍事的機會，當然感到十分欣

慰。

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二月清帝退位，孫大總統亦辭職，改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他利用北洋軍閥的勢力，處處表現官僚作風，趨向專制的絕路，一般投機的政客，都歸附在他的旗幟之下。獨國民黨人與之對抗，在國會中反對其大借款，以及其不遵守約法的行爲。此外，袁世凱在北平的軍警服裝不整，流連鬧市，動輒帶同客人不買票看戲，戲院反要恭敬的以茶煙款待。尤其是他的軍法執行處，亂殺革命黨人，殘酷的情形，更是令人髮指。民國二年季春時節，我眼見袁世凱仍然是像清廷一樣，人民在被壓迫中痛苦生活，於是與同學王時、唐俊德、胡旆、蔡澤民等，在校中組織了一個「輔仁社」，作爲聯絡國民黨人行動的中心，計劃乘機暗殺袁世凱，不幸陳年康、陳年頤兄弟被捕成仁，以致未獲發展。當時南方各省反袁，發動第二次革命，我們遂相率南下，到達上海，欲參加第二次革命的軍事行動。可是江西方面已爲李純攻佔，戰事成爲尾聲，於是不得不忍着一肚子悶氣北上復學。

四、東北軍隊與間諜

我在清河第一預備學校第一期，是民國三年六月畢業。分發到東北奉天省（即今遼寧）新民縣陸軍第二十師三十九旅入伍。這是吳光新所部最精銳的隊伍，我們同學十人，

編在七十八團第一營第四連，在九個班之外，另編成一個入伍生班，挑選一位優秀的中士，當我們的班長。

這個最精銳的陸軍第二十師是怎樣的情形呢？部隊長多是行伍出身，軍事學校出身的幾乎都是參謀或者營附團附之類。部隊長學科固然不懂，就是術科也不按照典範令所規定的口令和動作，而由他們自己的方便，只圖表面好看，不顧實際應用，如操槍作響，開步邁高，立定或轉向諸動作，故意踏步發出響聲，假裝精神和整齊等等。我們都認為是陋習。尤其一個軍隊之是否能發揮統合戰力，最要緊是一個「一」字，如果連基本的口令動作都不能統一，那麼這個軍隊的統合戰力，就不無疑問。再看一般士兵又如何呢？他們視操場為畏途，視講堂如刑場，寧願每日做工舖路，甚至替師長旅長公館倒馬桶，亦所樂為。班長動輒被打罵，軍官也隨時有挨軍棍的可能，像這樣缺乏自尊心與榮譽感的官兵，把他們當做奴隸，當然可以，期之以保國衛民，則非勁旅。

墨子說：「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見吉凶。」這對我以後三十幾年的帶兵、練兵、用兵，有很多的啓發。

在新民縣城，還看到很多日本商人的橫行，和日本妓女作間諜。他們為取媚東北的財主，不惜纏小脚，為刺探軍事秘密，竟住到軍營附近來百般引誘，無怪日本軍閥對我東北，軍事能制機先。菲特烈大帝曾說：「出征的時候，厨子只要一個就够，間諜却要一百

個。」日本軍閥對我東北的遠程計劃，由此可見一斑。

五、成爲保定軍官生

入伍半年期滿，回到河北的保定，參加升學考試，時在民國三年的十二月。我由陸軍小學，而陸軍中學，而陸軍預備學校，以及入伍當兵，歷時將近十年，受盡艱辛磨難，總算踏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大門。

當時保定東門外的軍官學校，保定人叫做大學堂，是中國培育軍事人才的中心，在這裡畢業的，有老軍官學堂的學生——即前清軍官深造的陸軍大學堂，還有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所受軍官養成教育的時間只有一年六個月。而保定軍官學校已經畢業的學生僅有第一期，我是第二期，過去在陸軍小學及陸軍中學與預備學校所受的教育，是以普通學科爲主，現在進入軍官學校，才是以軍事爲主，課程主要的計有戰術、兵器、築城、地形四大教程，次要的計有軍制、經理、衛生、馬學、外文，至於典範令，則爲術科的說明，不在教程之列。兵科分步、騎、礮、工、輜五種，入學檢定測驗，特別注重體格，假如身體不夠強壯，就是學科再好，亦不分入兵科，而令入軍需學校或軍醫學校。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第一任是趙理泰，他以前是陸軍速成學堂的總辦，因此就引用很多速成學堂學生到學校擔任教官與隊長，而引起學生的不滿，乃至罷課，要求更換校

長，趙被迫去職，改由軍學泰斗蔣方震（百里）先生繼任。蔣校長同情學生的要求，但事遭北洋軍閥的掣肘，想改革而不能施行，遂於召集學生訓話時當場憤而自殺，後幸獲救，聲譽日隆，凡我保定軍校先後各期同學，無不奉之若神明。

民國四年袁世凱叛國稱帝，蔡鍔（松坡）起義，組織護國軍反對帝制。日本於五月七日以最後通牒，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要求承認「二十一條」，實為中華民族的奇耻大辱。我們保定軍校的學生人人義憤填膺，氣得捶手頓足，但於事無濟。因此，我只有在學校正課外，多多研究實際問題，以備畢業後到軍隊中能够實用。我是一個清貧學生，只能在每月的津貼兩塊銀元之內，儘量減少例假外出，節省少數之錢，來購印若干參考資料，同時也因此養成了我閉門苦讀的習慣。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要經過長久之時間來磨練的。

第二 歷練、摸索、碰壁

一個人受騙的最大原因，是自以為比別人聰明。

一件事起初，總是很困難的。

從民國五年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到民國十二年進入黃埔軍官學校充任教官以前，爲了革命，亦卽是我生平所要致力的事業與追求的目標，一面歷練，一面摸索，所得到的結果是碰壁。

回想大陸陷匪之前，有許多人不得瞭解事實真相，對國民黨執政的政府深表不滿，雖然不滿現狀的目的，原是求進步的推動力，但是歷史的進化，不是以加速度的方法可能一蹴而成的，是要許多人肩負重擔，一步一步的走過去的。

現在就以我個人於北伐前，親自所經歷及所見聞的分述如下：

一、我第一次任連長

我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後，被分發到冀東開平的巡防營。適袁世凱稱帝不久，便以死聞。南方各省的護國軍正在討袁，廣東肇慶設有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我與同學張維，決定南下赴粵，到達肇慶林虎所設的招待所時，我們兩人僅有小洋六毫。

當時肇慶的兩廣護國軍都司令是岑春煊，梁啓超任都參謀，李根源任副都參謀，梁沒有實際任職，由李根源代理，正指揮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部和桂軍林虎部，在新街、源潭、石圍塘一帶，對袁軍偽廣東善後督辦龍濟光作戰，我倆初入都司令部任上尉部員，後改爲上尉參謀。嗣奉令押解彈藥到源潭滇軍第二軍第四師第七旅，見到旅長朱培德，因爲他是我同學周欽賢的表兄，所以一見如故，就調我到他旅內第卅八團第二營第六連任連長。

在那個時候，連長是一個苦差事，我們同學大都情願做參謀副官，弄個少校領銜過過癮。我獨不以爲然，認爲經驗乃苦幹的結晶，沒有經過實驗的學問，不可能幫助我們產生有用的才能。過去十幾年苦讀所爲何事？不就是爲了將來要能帶兵、練兵、用兵嗎！因此我決定要歷練，未料這個第二營原是廣東警衛軍改編而來，以前只是在地方上擔任駐防和剿匪，從沒有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說他們爲烏合之衆，並非爲過。同時滇軍在粵的第三師師長張開儒部，有韶關做他的地盤，第四師則處於客軍地位，沒有可靠的餉源，所以部隊常在饑餓狀態中，管理教育都很不容易。我憑一股朝氣與熱情，在最困難的環境中，卒能使這一連兵日有進步，增加了我不少以後克服困難的信心，這時我是二十五歲，對於革命事業與前途，滿懷希望。

二、林虎部隊的腐敗

民國六年，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南下到了廣州，召開非常會議，選舉孫總理爲大元帥，組織軍政府。那時因舊桂系和政學系勾結言和，將龍濟光部調到高雷一帶，以桂軍一部駐粵，廣東則成爲桂軍的地盤，任莫榮新爲廣東督軍，朱慶瀾爲廣東省長。不但不聽孫大元帥之指揮，反視之爲眼中釘。

龍濟光部在高雷一帶不守本分，仍與北洋軍閥勾結，時刻不忘圖粵，使桂軍感受威脅，乃於民國六年的冬天，桂軍與滇軍共同向南路的龍濟光進擊，以李烈鈞爲總指揮。由陽江而高雷，再至化縣，終將龍部擊潰，其在海南島的殘部，則由北京政府的海軍運往北方，龍濟光的政治生命從此結束。

我在經過陽江的時候，看見滿街都是林虎的部隊，把搶自老百姓的物品當衆拍賣，其情形混亂不堪，目不忍睹，我真不知道這種作戰的目的是爲什麼？是救民還是殘民？

在高州見到由廣西南進的桂軍，使我真不敢相信這是軍隊。他們的官兵携眷屬同行，都穿便衣，行軍宿營以班爲單位，戰鬥時只指定攻擊目標，各自前進，漫無秩序，毫無訓練。這種部隊後來自然被時代的演進淘汰了。

三、同事變成了敵人

民國七年，駐潮汕一帶的援贛滇軍伍統瑞部，官兵多贛人，都是以北進恢復江西爲職志。後改爲贛軍，其所屬第一梯團之第四支隊長賴世璜，和我是保定的同期同學，頗知我的爲人，更加同學們的揄揚，所以在那年冬天，他親自到廣州邀請我當他的支隊附（卽副支隊長）。當時正是我任滇軍的營附，由粵北開回廣州，因爲「打回老家去」是誰都樂意的事，當然我也就欣然接受賴世璜之邀請。

到民國八年的冬天，賴世璜因違法被伍軍長撤職，嗣又潛回，沿潮江放步哨，設礮位對伍示威。經人調處的結果，由我暫代支隊兼第一營營長，將部隊開往梅縣一帶駐防，實際賴仍隨隊，一切由他主持。當我率部於民國九年春天抵達梅縣不久，伍軍長駐潮汕的部隊，被劉志陸誑騙繳械，劉並進兵梅縣，欲向本支隊包圍，我們處於危急之際，不得不分由梅縣、興寧、五華向平遠縣境撤退。全支隊在大拓墟會合宿營的時候，被劉志陸的部隊襲擊，損失很重，遂且戰且退，轉進至福建的武平，得粵軍第二軍的連長莫雄與地方民衆武力的支援，乃將追敵擊退，我軍移駐上杭，受粵軍第二軍駐上杭的關司令國雄指揮。

在上杭整訓半年，到民國九年的秋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率駐閩之粵軍回粵，我們這個支隊改爲贛軍支隊（簡稱賴支隊），屬關司令的戰鬥序列，仍由原路打回廣東去，當

時與我們對敵的主力，是政學系的李根源部（與桂系勾結），也就是以前駐粵的滇軍，我曾經在那裏當過連長和營附的部隊，本來是很好的同事，忽然變成了敵人，這種人事無常，自相殘殺的怪現象，實在不是我所能適應與接受。然而爲了革命，爲了國事，又不得不如此。

四、河源一戰竟揚名

進入閩粵邊境的時候，我率領第一營爲前衛，首先與桂軍陳雷部衝突，連戰皆捷，勢如破竹，直追至河源附近，乃與李根源部接觸。

我指揮賴支隊比較有戰鬥力的第一、二兩營，與羅翼羣部的何梓林（湖南人，很勇敢，後在征閩之役戰死。）營並肩作戰，在河源縣城隔河對抗的一箇月中，我和戰士們露宿野外，沒有進過房屋，歷經艱險，屢挫敵鋒，終將頑敵擊退。這不是一場有意義的戰爭，也不是我願意拼命的戰爭，但我不能不顧部下的生死，盡我指揮官的責任，不料我僅此一戰，在軍中竟有了一些名聲。

當時粵軍第二軍軍長是許崇智，參謀長是蔣介石，追到增城後，蔣公任追擊總指揮，分令向韶關及清遠前進。抵韶關後，因許崇智與陳炯明意見不合，賴世璜見陳勢力較厚，又想脫離第二軍，而直接歸陳炯明指揮。且在作戰的時候常躲在後方，這時已尅扣

幾個月的軍餉未發，一意對部下壓迫，所以全支隊都憤而向我要求與賴世璜脫離關係。賴在廣州聞訊，趕回韶關，欲加撫綏，爲第七連連長黃猛所拒，賴竟用手槍將黃擊斃，並威脅全體官兵，我亦感到賴之爲人反覆狡詐，不足以語革命，共圖大事；乃向陳炯明辭職，調充粵軍總司令部少校副官，斯時由彭素民等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十年六月升第二軍軍部中校副官，旋調粵軍第七旅第十三團中校團附。

五、副團長當作副官

粵軍第二軍第七旅有善戰之名，但旅長謝文炳，綽號謝麻子，沒有讀過書，第一次見面，就要我解釋我的名字之意義。團長謝宣威也是個粗人，作戰的時候，參謀不必計劃，只是利用他們看看地圖，命令亦沒有下達，由書記寫封信就代替了命令，只是某時向某地前進，到達某地附近，就隨便放槍。我是中校團附（即副團長），而一些沒知識的部下，喊我副官，實際上團長也把我當作他的一個副官，行軍的時候他坐在轎裏，我和士兵們一樣徒步，跟在轎後行走。照規定營附以上和團部的上尉副官都有乘馬，但團長藉口購馬困難，只是領馬乾飽其私囊。後來我在桂林附近剿匪的戰役中，俘獲一匹小馬，藉以代步，馬乾還是自備。

像這樣的軍隊爲什麼也能打勝仗，這便可以知道對手比他們還要更糟。

這時 孫中山先生在桂林，正籌劃大舉北伐，激勵將士分兵出湘贛，粵軍是有地盤的軍隊，公然抗命，其他也多陽奉陰違。我是一個保定軍官學生，雖然貧窮，但不是爲吃飯而作事，而是爲了要有所作爲而吃飯。五年來我在南方所看到的革命，並沒革軍閥的命，而是要老百姓的命，實際上他們就是軍閥。假使再這樣混下去，豈但有違素志，抑將愧對祖先與師長。「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這時我的心情，痛苦已極。

適同鄉歐陽豪（前江西憲兵司令）蕭炳章（舊國會議員）等救鄉心切，與旅粵同鄉議決，爲籌款組軍，將廣州的吉郡會產二忠祠房屋抵押一部，經當時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先生（祖籍吉安）介紹於許崇智，請撥舊軍械一小部分，任我爲粵軍第二軍第二游擊統領，組軍北伐，軍餉自籌，我遂轉入另一途徑。

六、向敵人要求補給

孫中山先生在桂林所組織的大本營，是李烈鈞任參謀長，彭程萬爲贛軍總司令，朱培德爲滇軍總司令，谷正倫爲黔軍總司令，粵軍調許崇智李福林兩軍，令進湖南，後方餉械，歸陳炯明鄧鏗等籌劃接濟。詎陳炯明勾通吳佩孚欲廣東自主，對北伐大計多所阻撓，於北伐部隊進抵湘西與全州時，更扣留餉械彈藥不發。

民國十一年三月廿六日，桂林大本營會議，蔣介石參佐戎幕，主張潛師回粵，改

道贛南北伐。四月，孫中山先生回師廣東，設大本營於韶關，令李烈鈞任中路，許崇智任左翼，黃大偉任右翼。此時，我的部隊已改爲大本營游擊第六路第一支隊，我是上校支隊長。一天，我到韶關晉謁孫中山先生，要求酌予武器彈藥補給，孫中山先生笑笑說：「現在大本營一切都缺乏，你最好是到前方向敵人要求補給。」我領悟孫中山先生的意旨，今後決心向敵人取得彈藥補給。

當我率領這些措少數破爛武器，而又窮困不堪的游擊隊，向江西攻擊前進的時候，滇軍攻克大庾，粵軍許崇智部佔領南康，與友軍圍攻贛州，滇軍朱培德部先入。我的游擊隊當前敵，繼續搜索北進，抵達遂川，發現有北軍一個輜重營，使我喜出望外，輜重營是管補給的，當然戰鬥力較差。但回顧一下自己的實力，豈祇缺乏武器彈藥，就是彼此徒手的打，也很少有戰勝的公算，經過再四思維，難以力勝，只有智取，假如能將敵人嚇跑，再乘機截擊少數零星部隊，則此戰必勝，而我們不會有重大損傷。適遂川紳耆代表前來歡迎，機會難得，我就計劃虛張聲勢，以若干番號支隊標語，請他們携回城廂到處散貼，宿營地址亦多寫番號，多備旗幟，派少數人此竄彼擾，並放冷槍，且僞裝種種假動作，表示即將有大部隊繼續到達的樣子。果然敵人中計，不敢懷疑，在恐懼的氣氛中遂自動退却，我隊則乘勢跟踪追擊，將敵人殿後部隊數十人繳械，獲得了補給，符合孫中山先生的指示。這次勝利，本支隊全體官兵，在精神上獲得很大的鼓勵。

七、忍痛由江西轉進

本支隊正在順利追擊前進的時候，陳炯明在後方竟嗾使葉舉等向孫中山先生要求免胡漢民職，任陳爲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未獲允許。蔣介石洞悉其奸，因陳部駐省城，暗通吳佩孚，危及大局，力請孫中山先生回廣州坐鎮。於是陳炯明公然叛變，誘囚廖仲凱，攻總統府，孫中山先生乃於永豐艦上手令北伐軍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等回師戡亂。

我在江西前線，對於後方情形毫無所知，還繼續追擊，克泰和，迫吉安。後與贛州方面聯繫，獲得上情，乃忍痛轉進，途經遂川，竟被與陳炯明一氣的桂軍沈鴻英部襲擊。我們的力量原來很小，那能經得起大軍的壓力，所以就間道經定南尋鄔方向衝出，以便向福建方面的粵軍聯絡。到尋鄔後，檢點實力，祇够編一個連，乃將部隊交給大本營游擊第六路的無兵司令歐陽豪，我和幾個幕僚經汕頭搭海輪到上海，暫時休息。

此次向江西進軍，雖然缺乏武器彈藥，但因爲官兵多係江西人，而且當由桂林出發到韶關的時候，有一個兵在路上偷了老百姓的一條褲子，我立即予以槍決，所以紀律非常嚴明，特別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備茶水，煮稀飯，招待酒席，甚至將菜飯送到士兵放哨的山嶺上去，而不以爲苦，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我想亦不過如是。何況我只有幾百

人，而能深入敵境，所至有功，也是全賴地方人民的協助，使我們在人力方面能發揮幾千人的力量。因此，證明一個軍隊愈是有禮貌，守紀律，愈能受到百姓的歡迎，得到自動的幫助，否則，就會遭遇到十室九空，草木皆兵的痛苦。

八、又一次死裏逃生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李烈鈞佔桂林，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入福州，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派蔣介石及居正等赴閩，改編各軍爲東路討賊軍，準備反攻廣州，以許崇智爲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介石爲參謀長，黃大偉爲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爲第三軍軍長。我因江西同鄉龔師會及張定璠（黃大偉部的參謀長與參謀處長）的邀請，由上海到福州，嗣爲許崇智獲悉，因我是他的舊部，又調我到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當中校參謀。

民國十二年春，反攻開始，東路討賊軍由潭潮汕進至博羅，被陳炯明部謝文炳、陳修爵等師圍攻半月，因值漲水，城得不破。當時我是以中校參謀兼衛隊督帶參加守城之戰，看到城內居民餓死淹死的不少，軍隊是以尸水或污水煮飯吃，所以病倒很多，我也因此得病。幸此時滇桂軍已奉孫中山先生命令，先攻佔了廣州，東路討賊軍乃向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求救，得其兩路出兵，纔將敵人擊退解圍，我也趁此機會請假到廣州醫病。

在廣州病還沒有痊癒，聽說博羅失守，我們的部隊已退到石龍，爲了部隊弟兄生死的

關頭，顧不得自身的病，趕返部隊，豈料立足未定，敵人又已追到，我率部由石龍向廣州退却，因爲這一地帶小河太多，退却必先涉水，我抱病在身，乃由礮兵營營長沈應時（保定同學）借給我一匹馬乘騎，幸而這馬能浮水而過，有幾位同志拉着我的馬尾過水，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別人。退到廣州附近的石牌，恰值建國湘軍譚延闓部，及建國豫軍樊鍾秀部都趕到，樊部展開以勇猛而密集的隊伍與炮火衝鋒，纔將追敵擊退。這次我未死於病，又未沒於水，總算死裏逃生，爲不幸中的大幸。

第三 從曙光中踏上事業的征途

個人的力量有限，團體的力量無窮。

亂鬧不一定能找到你所要走的路。

真正的生命，是建立在生命的價值上。假如有人要問我的生命是從何時開始？正確的答案，是從此時開始。

起初，我對於「擇主而事」，總認為封建的意味太濃。南天八載摸索的結果告訴我，革命的领导人是重要的。

一、黃埔軍校任教官

民國十三年，我三十三歲。是年一月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孫中山先生鑒於自辛亥革命以來，軍閥專橫，非以武力掃除一切革命的障礙不可，而當時的粵軍、滇軍、桂軍，不是理想的革命軍，又多不聽命，所以計劃成立一個軍官學校，造就革命軍幹部人才，以完成國民革命大業。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於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為各方不滿。

蔣公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

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後奉 孫中山先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粵軍總司令部素有排外之風，我們這些在粵軍總部的外省人，過去均賴 蔣公維護。 蔣公奉命接長籌備黃埔軍官學校，其教職選擇，亦是以粵軍中的外省人為基礎。我過去當過上校，現在是粵軍總部的中校，但我情願降為少校，追隨 蔣公到黃埔軍校去當教官。因為 蔣公平素公正清廉，賢能有為，使我衷心悅服，故樂為其部屬，而努力擔任教學的工作，以期不負 孫中山先生創設黃埔軍官學校的期望。

敘述至此，我要將軍校的創設及教育設施，就記憶所及略予說明：

（一）時代背景

黃埔軍校的創設，奠定了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基礎，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當民國十三年時候，國內的軍閥混戰不已，各據一方，弄得民不聊生。所謂「民國」、「共和」，不過是好聽的名詞而已。同時，民國十三年，即西元一九二四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帝國主義國家走向穩定開始的一年。各國都在加緊對殖民地以及次殖民地的侵略，新的掠奪世界市場的冷戰從此時開始，我國受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也就日益加深。中國國民革命，在各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與國內封建軍閥慘酷摧殘的雙重壓迫之下，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與挫折，中國國民革命的任務當然更是日益重大。中國國民黨在 總理孫中山先

生領導之下，爲積極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乃於民國十三年實施黨的改組，同時決定建立革命的新武力，以便從頭做起。惟建立新的革命軍，必須首先培養革命軍的幹部，以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誕生了。

民國十二年八月，蔣公會奉派聘俄考察，俄又派鮑羅廷來華，當時總理鑒於國內外之形勢，並爲集中革命力量起見，遂改組本黨，於十一月發出改組宣言，重辦黨員登記，總理委鄧澤如、林森、廖仲愷等九人爲臨時中央委員，並聘鮑羅廷爲顧問，積極進行改組事宜。至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議決要案多件，並正式選出中央執監委員，於三十日閉幕，本黨的改組遂告完成。

創辦軍官學校，便是一全大會決議案之一。在大會正在進行的時候，即一月二十四日，總理派蔣公爲校長兼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派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等七人爲委員。一月二十八日，總理指定黃埔爲校址。自此，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便開始籌辦了起來。由此可知本黨改組，是適應當時國內外的環境與需要，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創設，就是本黨改組後的產物。黨的力量集中了，黨對革命的武力需要更趨迫切。黃埔軍校便在本黨的領導下，擔負了建立革命軍，完成國民革命的偉大任務。